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郭小川全集

## 10

【日记】  
(1959—1976)



# 郭小川全集 10

【 日 记 】  
(1959—1976)

GUOXIAOCHUANQUANJI

执行编辑：郭晓惠

编 辑：杜 惠 郭小林 郭岭梅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71年春



与干校学员的孩子们在一起



1971年“五一”前后在延安

## 本卷目录

一九五九年·····	(3)
一九六〇年·····	(147)
一九六一年·····	(149)
一九六二年·····	(163)
一九六三年·····	(192)
一九六四年·····	(272)
一九六五年·····	(300)
一九六六年·····	(305)
一九六七年·····	(325)
一九六八年·····	(337)
一九六九年·····	(358)
一九七〇年·····	(410)
一九七三年·····	(433)

# 日 记

(1959~1973)





# 一九五九年

一 月

写《雪兆丰年》	约 360 行
给《麦田诗海》写序言	约 2000 字
给《作家通讯》写短评三篇	
写《月下》	约 600 行又改成 900 行

腰疼,心跳  
咳嗽,生病两次

参加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会议

写《春暖花开》	约 300 行
又给《作家通讯》写三篇短论	

1月1日 星期四。早九时起,昨天睡得太晚了。吃了饭,收拾一下,同蕙君、冰如和孩子们一起去蟾宫看电影。先是几个新闻短片,以后是八一厂的《金铃传》,是个喜剧,很生动,思想性和人物不算强,但感动得我不断流泪。不知怎的,这几年来,这样易感,一看电影和戏,就容易流泪。

十二时半回来,在路上诗思汹涌,想写一写《1959年第一天》

的长诗,先就动起笔来,到一时半睡了一觉。

三时多吃饭,不断想着生活和诗。

五时去看了一下亚凡。

六时到大楼,近七时,才开这个联欢会,欢迎下放干部,庆祝新年。老舍、荃麟讲了话,很多人都朗颂了诗,我也念了《迎同志们》。

约八时多,杜芳和蕙君一起来看了看。九时多回来。在路上,又碰到朱丹、李纳,他们来坐到十一时,睡下。心情很激动,不甚愉快。

1月2日 星期五。身体不舒适,九时才起床,十时才到大楼。交代了一点工作,即去荃麟处,谈一九五九年工作。十一时许,文井也来了,一起谈到十二时多。天下着雪。

十二时,回来小休息。一时半又到大楼,整理了一些东西,发了几封信,与沙鸥、徐迟谈了谈。四时多,即到王府井买了些药。五时多回来。六时晚饭。

晚饭后,休息至七时,写日记。

七时多至十时四十分,写完了关于召开创作工作会议给中宣部的报告和一九五九年工作计划草稿,约三四千言。

休息了一会,十一时多睡觉。睡了以后,又想起要写的《雪兆丰年》的诗来,不断构思,睡眠不成。夜二时,冻,睡不着起来。到书室一看,火已灭,天太冷。写了几句,三时又睡。

1月3日 星期六。九时起,夜间睡得太坏。来电话说,沈阳文菲同志已到。到大楼,将昨晚写的东西送给荃麟。乃与文菲谈。

十时多,荃麟来,一起谈了最近召开的辽宁省文艺创作会议。十二时多才谈完。

到萃华楼吃饭,吃到一时半。

回家来,睡了一觉,也不好。三时多起来,又写诗。

四时半,到大楼,谈了几句,五时回来。

饭后七时,又写诗。诗写得很顺利。到十时半写完了第二段。搬到卧室,那里较暖十四度。休息到十一时半,看报,约十二时睡。

1月4日 星期日。早八时起,因为吃了安眠药,睡得还算好。

上午,到王府井大街去买东西,本想买个桌子,商店空空,白跑一趟。

十二时,带孩子们到萃华楼吃饭。用了16元多,可惜蕙君没有回来。

二时回来,看报,睡到四时多。

五时多到书房构思。不成。六时半吃饭,八时开始写《雪兆丰年》,说也奇怪,诗如泉涌,不到一时就写完了。共约370行。

门响时,我以为蕙君回来了,却不是,倒也很好玩的。

一时半睡下,兴奋得久不成眠。

1月5日 星期一。早八时起,九时到大楼。与亚凡、张僖碰了头,谈了一下这一周的工作。然后给李季写了一封信。

把《雪兆丰年》给《诗刊》同志看了,他们满意。

又与外委会同志谈了今年接待外宾计划。

中午回来,身体不适,气不够用,睡了一阵,也没有睡着。一时半又被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电话惊醒。

二时,参加《人民日报》召集的诗歌座谈会,听卞之琳、克家、沈季平等谈了意见。这是第一次,下次还再开。内容还是丰富的,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机已近成熟。

六时回来吃饭,准备了一下,八时多去给下放干部谈了一下文艺情况和六中全会精神。谈到十点。十点半回来,休息一下,忽然蕙君回来了,乃于十一时半睡下。并不很愉快。

1月6日 星期二。七时多起,九时到大楼。修改了昨天荃麟提出意见以后的报告草稿;为秦兆阳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事给广西省葛震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做了其他一些零碎事务。

中午回来,休息片刻,为蕙君惊醒,她到街上理发回来。

下午二时开规划小组会,了解了许多情况。现在成绩的确很大,偏向和困难也不少。大家交换了意见。

晚饭后,读《麦田诗海》(麦田公社社员和下放干部的诗集),然后给他们写了2000字的序文,到十一时半写完。

今天,心境很好,《雪兆丰年》大样排出来了,但错字很多,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

十二时睡。

1月7日 星期三。八时起,九时到大楼。给《作家通讯》写了三篇短评,一个题目是《要积极,也不要太勉强》,一是《给作者以启发》,一是《短篇也可以献礼》,共约2000多字。

看了云南来的关于冯牧的材料。

下午,回来睡了一觉。

二时,到荃麟家开党组会,他又传达了一下上午在宣传部开会的要点,然后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对创作工作会议,决定缩小,大约六十人的样子。另外决定笑雨到《新观察》。

六时回来,冰如来了。房门开不开,开了以后,不小心,撞到门框上,把鼻子撞破。头有些疼。

九时半以后记了日记,改写了关于召开创作会议给中宣部的报告。

十一时睡下,看了《红旗》一期上薄一波和廖鲁言的文章,十二时睡。又久不成眠。想到一个长诗的轮廓,拟为题为:“刁四姑传”,这部作品也许要写一百[万]行以上,第一部可否在今年六月以前写完?尚不敢定。但愿一试,不知能定否?很难说,想法多,

事情也多,不断打烂。

计算了一下,去年总共写了18万字(诗2200行在内),连苏联写的,约有20万字,也不算少呢。

1月8日 星期四。早八时,尚未起,娘娘告诉我水管坏了,起来,水已漏了全屋地,为这事紧张了一阵。宣传部原来要开一个会议,谈文艺方针的,我只好请假不去了,因为昨晚撞了一下,今天还不大舒服。

九时多才吃饭,看了一下报。又想了一下昨夜想的那个作品,恐需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才行。

翻了一下江西的《红色风暴》。

想了一下《刁四姑传》的提纲。

找来涂光群谈了一下《红色风暴》的意见,他们《人民文学》要我给写一篇文章。

下午睡至二时。二时半,到二十二号开书记处会议,讨论了会议的问题。荃麟、天翼等作了汇报。

六时散会,与徐迟、亚凡在奇珍阁吃了一顿饭,真不好,用了七元线,菜的质量大减。

八时,又开始改《雪兆丰年》,谁知只改了几个地方又搞到夜十二时。改长了一点,但在形式上似乎完整了许多。有些地方,似乎还要别人看看,再考虑一番,写作真是困难呢。

今天又不时地酝酿了一下《刁四姑传》,前两章似已有了轮廓,一个楔,两大章,这叫做第一部,至少也得写几千行或两千行。决心似尚未下,如有一月假期,那就一定把它完成,否则,困难不少。

十二时睡,时又刮起了大风,水管还在流水。

1月9日 星期五。早九时起。腰部又痛,没有吃饭,即到大楼办公。发出了关于开会给中宣部的报告。报载张玺同志(计委副主

任)逝世。

与张僖到杨济生处看病,扎了几针,顿时感到轻松许多。开了药方。

十二时回来,饭后,睡不着,起来,写了请求下周内开检查思想的党组会的信。

二时半,到文化部开党组扩大会。钱俊瑞同志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本人明确了,态度也好,这个人认识错误的态度还是可敬的。后他叫我发言,我也发了言。然后吕骥、蔡若虹发言,七时多才开完。

回来饭后,到王府大街买了袜子和裤子。九时多回来。休息一会。给荃麟打了电话,文井来了电话。

十时,蕙君来了电话,她今晚回来,一面等她,一面看《红色风暴》。

默涵又来了电话。

十一时,接蕙君电话,她又不回来了。即睡下。

1月10日 星期六。不到七时就醒了,小蕙一劲儿哭。七时多起来。我哄哄她就好了。

上午,先到大楼。给这次下去锻炼的同志去谈了一下,约1小时多。他们的情绪蛮高。

十时半,与适夷、张僖同志谈了一下稿费问题。

十二时回来,睡了一小觉。昨天睡的虽不错,精神仍感疲乏。

二时,亚凡来找,到中宣部看了《共产党员》(苏联影片),这是极好的片子,仍有人作了过分的、不适当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五时回来,休息一会。吃了饭,即乘汽车去接蕙君,然后一起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去看《西厢记》。整个说来是很好的,但有些不成熟之处。

在那里碰到克里根和海默。

十一时回来,吃药后睡下,蕙君又闹什么情绪,惹得一夜未睡好,肚子又疼,大约是吃药之故。

1月11日 星期日。早晨六时多即醒,给蕙君讲了些《雪兆丰年》的内容。还有杨济生给柯切托夫治病的故事。

九时才起,饭后吃了饭[药],十时多又睡了一觉。头脑中在酝酿一个故事,想写写王震同志的,却远没有成熟。

十二时半,沈容、李普来,一进门,沈容就谈她与方纪的争论。到一时,蕙君带孩子看电影回来,于是一同到萃华楼吃饭。吃到三时多,一直在听他们的争论。我想,给陈荒煤写封信,关心一下这样的事。他们的争论大体上还是艺术上的争论,外人不好表示什么意见。

回来又睡了,腰痛,身体总不舒服。

晚上,看了看革命回忆录,十一时睡。

1月12日 星期一。八时起,九时到大楼。

上午,安排了一下本周的工作。

曲波来,一起谈了他新作的轮廓,似已成熟,想请四川省委给他两个月的假期。

十二时回来,睡了一会。下午没有到大楼。荃麟、文井正在传达中央的指示(五年计划)和文艺工作的情况。

在家里思考了一下今后工作。腰疼,不能久坐。写了两封信,一给荒煤,一给政治学院一学员。

晚上,去看《赤壁之战》。荃麟、文井等也去了。戏很长,十二时才回来。

1月13日 星期二。七时多起。八时半到大楼。

处理了一下事务。给《中国文学》打了电话,关于老舍文章事,已费了不少事。

丁力来汇报克家对沙鸥的意见。当即找到沙鸥谈了一下。

笑雨来,然后约他一同来家里吃饭,沙鸥也来。笑雨对去《新观察》非常不安,说服了一阵也无结果。他的个人情绪似乎相当厉害。这样的确不好。谈到二时半。我休息了一下。

三时到文化部开会,他们起草了一个给各省、市、局(厅)的指示信,很不成熟。我在会上发了言,谈了一下意见。吴雪在会上大谈对四川戏的意见和对《赤壁之战》的批评。

到王府大街买了一个桌子、两个凳子,用了一百七十元。是红木的,简直是艺术品。

看了今天发表的克家、田间和卞之琳的文章,预备了一下关于诗歌的发言。礼拜五又要开会了,这次讨论总应有个结果。

给荃麟、默涵各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很长的话。

邓梦候又来信,要来北京看病,这事麻烦太多,与蕙君吵了一句,但未伤感情。

十二时才睡。睡不着。……

1月14日 星期三。七时多起。八时来到大楼。

与徐迟、沙鸥谈了一下诗歌的讨论问题,互相交换了一些意见。

约来俞林,嘱咐了一下他的工作问题。还是努力争取他转变得好。

中午,睡了一觉。二时起来。即到大楼,开党组会议,荃麟先把他想到的一些意见讲了一下,大家认为1958年的成绩的确巨大,有很大的革新意义。我谈了一下文化部会议的情形。最后又谈了对外工作、波兰的修正主义和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六时才散会。



晚饭是克家约在森隆吃,但我去晚了,六时才到,一个人已没有,我饿着肚子在市场绕了一下,就回来了。

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封信,约我编一本诗集,成为优秀诗集的一种。

八时才到书房工作。今天忽生了一个念头,想写一首诗题为“给战友”,没有把握,今晚提笔写了第一段,约二十行。

十时回住房,十一时即睡下,但又睡不好。

1月15日 星期四。七时多起,九时到大楼。处理了一下事务。十时,到杨济生大夫处去看病,杨不在,一女医生给扎了针,拔了罐子,后试验了一下血压,是58—90度,太低了!

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给李季买表,买军衣,买其它东西,还买了一支钢笔。那一支又丢了。

十二时回来,饭后睡觉,又睡不着。心不断地跳,这就是虚弱的表现。

二时,到大楼开会。今天谈了很多问题,以关于文学创作的规律问题谈的最多。谈得热闹,但还未结束,下周还要继续谈。六时半才结束。

很疲劳。吃了晚饭,吃错了药,本来是吃维它命的,结果吃了安眠药。

写了一点明天下午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不到十时就睡了。蕙君十一时回来,又醒。

1月16日 星期五。七时起,七时半就吃饭。

不到八时,就开始工作,写诗歌问题的发言。思绪很乱,却有所得。

十时,到杨济生大夫处看病。看到十一时多,然后到东单抓药,东单没有党参,又到同仁堂,把方子交下,在妇女商店等处一